



丢了爱情，我不想再丢了性命

“这是一对父子。”

父亲袁国军与我面对面坐着，满脸的褶皱，难掩忧伤。他从奉化的小山吞出来，在集士港打工十多年，为的是能挣够儿子娶老婆的钱。

没想到，喜事还没办，儿子袁明明得了白血病。袁国军变得手足无措，到处筹钱，上海、宁波两地跑，“只要能治好儿子的病，怎么样都行。”

袁明明在上海道陪医院无菌病房，通过电话，跟我讲起了他的故事。比起病魔的肆虐，更让他痛心的，是女友的骤变与离去——



记者 王鹏 摄

桂林>>> 一见倾心

我这人其实挺坐不住的。医学大专毕业后，做过医护人员，当过白领，但这样朝九晚五的生活，根本不是我想要的。

那时候，正好有个在香港的同学，让我一起做网站。我便辞掉工作，专心帮同学打理网站。这个工作很自由，闲暇的时候，我常背着双肩包，四处游走。

2010年夏天，我来到桂林阳朔，背包入住在当地的青年旅舍。旅舍里，都是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。

年轻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，没几天就混熟了。有一个90后女孩，长发飘逸，笑容甜美，她是澳洲的留学生陈圆（化名）。

趁着假期回国，她从澳洲来到阳朔。她也是个爱玩爱闯荡的人。几个年轻人当中，就她跟我最投缘。

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发。他们喜欢古色古香的奇石馆，只有我和陈圆喜欢红柱白脊、琉璃黄瓦的迎江阁。

慢慢地，几个人的旅行，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旅行。我们在西街漫步，在漓江泛舟，在十里画廊骑着单车，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。

我们的爱情，在阳朔连绵不绝的山水间，悄悄滋生疯长。

旅行总有结束的时候。陈圆的母亲催她回澳洲上学。可是她早已厌倦被安排的人生。为了跟我在一起，她愿意放弃澳洲的一切，跟随我到天涯海角。

青年旅舍的老板，听说我们的爱情，感动不已，愿意把旅舍低价转卖给我们。毫无经验的我们，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开始创业。

每天凌晨5点，我们便睡眼惺忪地起来做早餐，迎接各种肤色的客人。

美国的客人喜欢吃披

萨，我们就照着网上的菜谱做；重庆的哥们喜欢吃小面，我们就向他请教食材与方法，一边玩，一边学。

在我们的号召下，大学生们经常来旅舍做义工，还跟我们一起做公益事业：去农村小学捐课本、帮助贫苦的孩子募捐。

青年旅舍里的那些年，是我人生中最充实美好的时光。

西安>>> 相濡以沫

2014年春节，陈圆的母亲再一次要求我们回家发展。周边的旅舍越来越多，竞争压力很大。

陈圆的父母很早就离异了，母亲改嫁到西安，在那里安了家。

陈圆说：“我们回西安吧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

什么都没带，我们上路了。只要有她在，就是家。

陈圆比我小8岁，可是她干练成熟，有她这个年龄不具备的精明与理智。在她面前，我反而像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，单纯没头脑。

我把开旅馆赚的钱，都交给她打理，我只想把最好的都给她。在我心里，我早就认定她为终身伴侣，对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，又有什么要保留呢？

我们拜见过彼此的父母，这门亲事也基本定了下来。我父母很喜欢陈圆，恨不得我们马上领证。他们拿出所有积蓄，还问亲戚借了些钱，重新装修了农村的老房子。

我们原本打算2014年10月结婚，婚后一起旅行，一起创业，一起照顾孩子，天天黏在一起，做很多很多的事。

只要跟她在一起，未来就是甜的。

然而，手臂上莫名的出血点，让我满满的幸福感转瞬即逝。

2014年5月中旬，初夏的温度，不冷不热。我穿着短袖，手臂上星星点点的出血点，显得异常刺眼。卷起裤

脚，腿上也全是。

我没当回事，以为休息几天就会好。没过几天，全身都是淤青，紧接着，身上有淋巴的地方，都肿胀了起来。

学医的我，敏感地意识到严重性，却不敢往下想。

女友带我去医院检查，她最先知道我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为了不让我担心，她骗我说只是简单的发烧，背着我跟医生沟通。

我偷偷看了一眼报告单，就明白，这不是简单的病，不是打针吃药就能治好的病。

我情绪失控，嚎啕大哭，她抱着我，终于把几日里压抑的痛苦发泄出来：“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我？”

我发疯地大喊：“你离开我吧，你还年轻，我说不定哪天就……”

她捂住我的嘴巴：“我一定要你好起来。”

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流着眼泪，拖着鼻涕，很不堪，却美极了。这才是我心爱的人，愿意为我放弃学业，放弃青春，放弃一切。

父母知道我得病的消息，连夜从老家赶来。可是他们没有文化，什么都不懂，很多事情，都是陈圆奔走联系的。

那段时间，陈圆守在我病床边，用三把椅子搭成“小床”，陪我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。

可是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变了。

上海>>> 分道扬镳

治疗白血病，比我想象的更费钱。

父母已经尽力了，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。有很多次，我想放弃治疗，是陈圆在一旁给我鼓劲。

“那你把钱拿出来呀！我们以前开旅舍赚的钱呢？”我当时的语气一定十分伤人，可是我真的很着急，不愿意看到父母一筹莫展。

“那些钱去投资了，暂时拿不出来。你现在为什么跟我

说的都是钱？”陈圆的语气里，满是委屈。

谈钱伤感情，我们开始有了争吵。

“我以前在乎过钱吗？你跟我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不了解我吗？我是为了治病。”我声嘶力竭吼着，我也很气愤，她居然曲解我的意思。

“我会想办法给你的。”

2014年7月，我转院到上海道陪医院。她没有跟来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以前那个牛皮糖一样黏着我的女孩，已经渐行渐远了。

安顿好病床，我就给她打电话：“马上要做移植手术了。钱可以打给我了吗？”

“你联系我，就是问我我要钱吗？我做了那么多事，你都看不到，你就怪我没有给你钱！”

我们在争吵中挂了电话。

过了几天，宁波亚德客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向我捐款10万元，缓了一时之急。救急的钱有了，我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，回想那天我对陈圆的态度，是那么恶劣。她毕竟还是个小姑娘，她已经为我承受了很多。

我拨通号码，打了过去，却发现，她已经换了手机号码。我打开微信、QQ、微博，全然没有她的踪影。

她竟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我的世界。

去年8月，我从朋友那里听到她的消息。她找了一个男朋友，还一起出去旅游了。

仿佛一夜之间，那些曾经属于我的东西：健康、自信、那个说好陪我走天涯的女孩……统统烟消云散。

如今，我已慢慢释怀了，我不怨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活下来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为了我的病，家里已经借了几十万，第一次骨髓移植，用的是父亲的造血干细胞。排异反应严重，手术失败。

医生说至少还要准备80万，才能进行第二次移植手术。

如果你想帮助袁明明，请联系我们。

倾诉人：袁明明，男，33岁

袁国军，男，57岁

记者：陈也喆

倾诉热线：87682535 15888563497

倾诉邮箱：dnsbqg@126.com

倾诉QQ群：78365797

公众微信号：dnsbqg

■男女正当时

精英男相亲

我在这里，等你

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星空这里的会员终于男多女少了，最近相亲成功率杠杠滴高啊。本期星空推出的相亲人选都是小伙子，是不是阳刚气息扑面？他们都是宁波本地人，或家境优越，或性格超好，当然啦，自身条件也是不错的。年尾了，抓紧吧。

包先生，1987年，高1.76米，重80公斤，硕士，公务员，年薪12万元。

微胖，星空亲切的称呼他“小包子”，性格和体形一样厚重大方。名校毕业，才子。

蔡先生，1986年，高1.8米，重75公斤，本科，人事经理，年薪10万元。

健壮帅气的小伙子，很体贴，是暖男哦。家境优越，喜欢活泼有内涵的女子。

张先生，1985年，高1.72米，重65公斤，本科，公务员，年薪12万元。

也是名校毕业，获奖证明一大堆，特优秀。家境蛮好，注重感觉，渴望爱情。

陈先生，1983年，高1.72米，重63公斤，硕士，公务员，年薪15万元。

短婚，没生育孩子，为人稳重踏实，家境也不错。喜欢阅读有内涵，外表斯文。

吴先生，1982年，高1.78米，重70公斤，本科，公务员，年薪15万元。

短婚，没生育孩子，彬彬有礼的小伙子，为人处世很是贴心。喜欢运动，开朗。

林先生，1979年，高1.71米，重62公斤，硕士，银行，年薪20万元。

短婚，没生育过孩子，生活积极向上向上的小伙子，低调老实，居家过日子的好男人。

月老星空婚恋工作室不断壮大，诚招热情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。

电话：13362456652 15057409006

月老星空：80后水瓶男，学过几年心理学，喜欢舞文弄墨，热衷并擅长乱点鸳鸯谱。我的相亲口号是：只找有“嫁”值的人！如果你想交友相亲告别单身，欢迎和我联系。

QQ：425610150

微信：yuelaoxingkong

月老星空

安全、高品质的交友婚介服务

亮点：爱情定制+高端会员

电话：86657331 13362456652

地址：海曙江厦街19号江厦银座四楼4-9室

（江厦公园公交站旁）